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六十三

唐 張守節 撰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申不害者京人也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七）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為人口吃（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蠧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

士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難是難尚

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闇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踈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踈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斷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

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堅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

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強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人主已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間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藉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汎濫浮辭也博聞廣

言句也言涉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說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劉伯莊云貴人與甲

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臣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霈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

疑與君交爭而不渠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晋世家云虜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

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
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
其知皆當矣（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
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
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

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正義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六十四

唐　張守節　撰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河上黄河南岸地齊即滄德二州北界

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

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

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已音紀　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援作操枹音孚謂皷梴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

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殉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粮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粮食最比比作畀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度黄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

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曽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正義卷六十四

史記正義卷六十五

唐　張守節　撰

孫子吴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吴王闔閭為吴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七録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宫中美女得百

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

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吴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

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虚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龎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吴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吴起吴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吴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

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矦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

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

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

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龎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吴起説武侯以形勢不如徳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正義卷六十五

史記正義卷六十六

唐 張守節 撰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

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巳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

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䟽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

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

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

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

胥說吴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吴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説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吴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吴兵之後不得歸吴國内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剌吴王僚

而自立是為吴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吴吴使伍員

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亾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吴吴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吴不吉乃謝吴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

人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

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

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括地志云艾山在兖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威鄒魯之君以歸鄒邵居兖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

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吴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吴之亡矣汝與吴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吴吴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

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

為亂吴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吴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器謂棺也而抉吾眼縣吴東門之上東門以吴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亦材也吴其亡乎鱛門謂鯚門也今名葑門鱛音普姑反鯚音價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鱛鯚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鱛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吴也乃自剄死吴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盛音成榼音古曷反

浮之江中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文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橐皋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

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紀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

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劒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亾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

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正義卷六十七

唐 張守節 撰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子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音癖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音吸畔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

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悼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少戍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

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禄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寛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静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

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

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

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
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
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
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

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

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吴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相吴霸業成矣且

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

舌徒欲與吴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吴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寳以説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吴必矣越王大説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劔一良矛

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虚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吴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

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

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
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
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
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
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

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括地志云在兖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郿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為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侯師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

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

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里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甞仕為吏禄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甞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括地志云涎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注黃河水至此為之涎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壁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丹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按澹臺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顔氏家訓云兖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虙字從虍音呼寧從宓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徳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

爾嘆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書作橋庇云魯人顏師古云

橋庇字子庸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 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馯作周醜也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 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 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 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同傳菑川人楊何 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 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 家語云齊人 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 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馬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

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

曰知人

有若家語云魯人字有子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

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巾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絶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内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顔回云何以知之内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吴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䘏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産家語云冉季字子産

公祖句茲字子之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顔高字子驕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顔髙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僚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别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

顔祖字襄 魯人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句作鉤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家語云魯人字丕兹

申黨字周 魯人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顔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魯人

廉絜字子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歛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

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正義卷六十七